

海上风物

记忆中的庆宁寺摆渡

■姜德福文

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来都不认自己是“上海人”,“上海人”是城里人,而我们浦东人是“乡下人”,也叫“本地人”。另外,浦东也不算“上海”,也只有摆渡过了黄浦江,才算到了真正的“上海”。

我的老家在金桥,过去坐小火车一站路就到庆宁寺,火车站和码头紧挨着,从庆宁寺码头摆渡过去,就是复兴岛,走到杨树浦路坐上叮当响的8路有轨电车,沿途经过提篮桥、外白渡桥、外滩,一直可到南京路,这就是“乡下人”到城里“白相”来了。

过去从庆宁寺码头上来,有一条狭长的石子路与几百米之处的浦东大道相连。石子路两边,有一些商铺,还有一些小吃店。每天早晨,附近十里八村的农民都到这里设摊,出售自己种的萝卜青菜或捕捞的鱼虾,使原本狭窄的街面更加拥挤。来回摆渡的人都必须穿过这熙熙攘攘的集市才能到达码头。码头附近有一座寺庙,就叫“庆宁寺”。但当地老百姓习惯叫“高庙”,与普通的高桥、高行等齐名,“三高”成为浦东历史悠久的小集镇。

从5岁那年的第一次,70年来,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从庆宁寺码头坐船过江。但其中有那么几次“摆渡”,却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一次从庆宁寺摆渡,是为了“逃难”。虽然我只有5岁,但也记事,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是1949年的5月,上海解放前夕。听说要打仗了,浦东有很多老百姓,投亲靠友躲到上海城里去。父母亲带上我住到父亲干活的裁缝店里去。送我们过江的还有我爷爷,而奶奶则在浦东的老家坚守。一家四口,提箱扛包,好不容易从庆宁寺挤上船,船上塞得满满的全是“难民”。爷爷把我们送到位于南京路上的裁缝店后,马上折身返回浦东。后来听说国民党沿浦东大道全线戒严,爷爷过不了封

锁线,回不到家里,只得借住在居家桥的亲戚处。因为打仗,裁缝店关门了,老板收留我们在店里住下。店铺就在南京路上,我亲眼看到,进城的解放军,确实露宿在马路,没有进市民家的。

没有几天,姑父从乡下赶到市里,找到了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全村的房子统统烧光了,死了不少人。奶奶躲进事先挖好的“防空洞”里,才算躲过一劫。听说家里房子烧掉了,母亲伤心地掉下了眼泪。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南京路上的鸿霞时装公司做裁缝。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支援首都建设,鸿霞时装公司迁到了北京。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后,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在浦东乡下务农。母亲是个很开明的人,收到父亲寄来的汇款单从邮局取出钱后,有时能带上孩子去城里找一家经济实惠的饭店“打牙祭”。那一天的庆宁寺摆渡,是我们兄妹最难忘也是最开心的日子,好比过年一样。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换上干净一点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向庆宁寺码头走去。有时在复兴岛上,有时在杨树浦路,有时在提篮桥,母亲带我们走进一家小饭店,为我们点上一桌菜,那时兴“八样头”,鸡鸭鱼肉全有,算是开“洋荤”了。在农村,天天都是酱萝卜干,见不到荤腥,这一天算是过节了。母亲看着几个孩子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样子,心中不是个滋味,自己却不伸筷子。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孩提时代最难忘的从庆宁寺摆渡。

1963年的春天,18岁的我光荣地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离开浦东时,也是在庆宁寺摆渡。难忘码头上,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使我感到当兵竟是如此荣耀。到了复兴岛上,好几辆军用卡车一字排开披红挂彩等着我们,把我们这些新兵送到了浦浦货运站。我们进到“闷罐”车厢里,在五天五夜的长途颠簸后,到了吉林延边叫朝阳川的一个空军场站进行军训。离开庆宁寺码头的时候,

上海已经是桃红柳绿的早春三月。没想到,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也从这里起步,开始了我后来长达45年的军旅生涯。期间有过几次探亲回家,来来回回从庆宁寺摆渡,只要一登上渡船,立马就有一种游子归来的感觉。

1993年下半年,我奉命从东北调到位于上海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工作。这时黄浦江上有了南浦大桥,不久有了杨浦大桥,再来有了翔殷路、军工路越江隧道,再从浦东来回上海,就较少从庆宁寺摆渡了。

也是凑巧,或许是一种缘分。在距我驻地营门口的十几米处,有一个60路公交站,直通复兴岛码头。退休后,能得空四处走走,鬼使神差般地,我会时不时坐上60路公交车,在复兴岛和庆宁寺之间的轮渡上来来回回,倚船看看江景,上岸走走逛逛,什么也不为,也许只是怀旧。毕竟从上海解放开始,我在这里走过了70年。但所到之处,已经难觅旧时的踪影,黄浦江两岸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真是一点不为过,每来一次都有新变化。放眼望去,拓宽的马路、新修的高架立交、越江的大桥隧道、纵横交错的轨道交通、耸立的高楼大厦、比比皆是时尚中心、超市商场……尽收眼底。庆宁寺已经不是原来的庆宁寺了,和我70年前的第一次坐轮渡、50年前的当兵离开、20多年前的重回上海、10多年前的刚刚退休,都大不一样,无法比拟。

70年,弹指一挥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身边发生的变化平时可能习以为常、不以为然;而现在回过头来好好回忆回忆、比较比较,还真的不同寻常。70年,国家发展起来了,强大起来了,而我们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所经历的既有风雨,更有彩虹。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太阳鸟(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许超霖

意犹未尽

风景

■魏鸣放文

还是,三年前的风景。
一座村子,像是一个中间低凹的盆地。总有一些脆亮的童声,上传。总有一些沉默的老人,下行。
还是,从火车站广场边上,一个下坡的小巷过来。
一个人,坐在一个个低矮的护墙上,高高低低地看,几个黄土岭,在高

高低低的村子之内。
天地,回到远古。
几个黄土岭,还有窑洞,在高房子和低房子中间,峥嵘着。冬天地里,都是枯黄的树草。顶上平地,干干的,灰灰的。天色渐暗,有一种黑,从四面八方涌上。一个人的前方,远山,像是平坦如砥,又似长影一抹。几粒车灯,在对面的山顶下移行。有一种无声,明灭了世界。
黄土岭下,大洞小洞,黑了。黄土岭上,树草枯黄,如毛,如髯,如雾,像是贫病的瘦马,又似年老的公狮。
月亮,在一片枯树上,亮了。

岁月悠悠

学工(上)

■王卫文

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毕业时一个学期的“学工”生活,那段难忘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记得那天当班主任宣布我们班级学工的单位是杨浦木材厂,我盼望已久的心情一下子被浇了凉水。

杨浦木材厂我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家住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竟然和杨浦木材厂是“一墙”之隔,一条“绵绵”几公里的铁丝网,两边种植着茂密的冬青树形成的“屏障”把机械学院和木材厂分开。站在机院学园的的大操场上透过这冬青树能隐隐约约看到木材厂宽阔的场地上堆满成堆的木材。

每天那刺耳的锯木声吵得人心烦,要是刮起南风闻到最多的是伴随着木屑粉尘飘来的怪味,还有成年累月浸泡在定海江上散发着“臭味”成排的水筏也都是来自杨浦木材厂。

父亲认真地和我说:“不要小看杨浦木材厂,这可是承担上海木材加工大部分的产量、当时华东地区

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而且杨浦木材厂生产的产品纤维板在全国是很有名的。你们学工的目的就是要感受一下社会环境,吃点苦,受点纪律约束是很必要的,对你今后参加工作会有帮助的。”

“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在木材厂的大食堂,厂领导为我们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后,就把全班同学按照人数分配到各车间。

走进杨浦木材厂的厂门就是厂的生活区,一条简易的水泥路直通厂区,道路的左边是食堂,紧挨着食堂的是浴室,右边是全厂唯一的最高二层楼房,二楼全部是职工集体宿舍,一楼是党、政、工及厂长室,销售科、后勤科,医务室是靠厂门口围墙边的一座小平房,二层楼前是一个篮球场,看上去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简陋。

我和其他两位男同学被分在锯木车间,锯木车间在厂区最靠东面的定海江边,我们沿着水泥路一路上经过纤维板车间,一车车正冒着热气的纤维板刚出炉整齐地堆放在平板车上,带领我们的师傅说:“生产纤维板的锅炉产生的大量蒸汽综合利用可以提供给隔壁机械学院洗澡的浴室。”我们还看到了槽板车间,那年代房屋装修要安装电线就是买这样的槽板,背面有几条凹槽,电线就“埋”在里面安装在墙上即美

观又方便。

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水泥路的两边都没有人行台阶,正在这时有一辆平板车上装满加工好的槽板从车间门被两位搬运阿姨推出来,直接越过水泥路进了砂石地的堆放场,原来水泥路没有台阶是为了推运方便。

师傅补充说,这些上了年纪的搬运阿姨们不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是解决社会就业困难和厂里劳动力缺乏招来的临时工,按天结算“工资”。

砂石场地可真大,堆满着各种木材、各种规格、整整齐齐。在那困难的年代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木头。装运木材的大卡车忙忙碌碌在水泥路上穿梭。

走了近二十分钟的路程都快走到定海江了,终于看到锯木车间的大厂房,原来每天传出的刺耳锯木声就是从这传出来的。

说是大厂房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厂房,高高的屋顶是用铁管焊接成的三角支架,屋面铺的是石棉瓦,支撑屋顶三角铁架的也是粗铁管,砖墙,通风窗口开得很高很高,车间大门很大,卡车可以直接开进开出,没有门,只挂着很重的棉门帘,装满木材的人力平板车来回“穿梭”。

走进车间就感到一股冷风迎面袭来,原来这车间有两扇大门,对着定海

江的大门没有任何遮挡,因为要从江面上把木排直接拉运上岸。这两扇大门造成空气对流,如果没有棉门帘遮挡那形成的“穿堂风”还要大,还要冷。

我被分在锯木一班,到了班组,领了劳动防护用品,有袖套、工作布帽、围裙、帆布手套、口罩,还发了两个印有“杨浦木材厂”红字的大搪瓷碗,没有工作服,这时我才注意到师傅们也都穿自己的衣服当作工作服。

班长姓曹,四十多岁,人高马大,人很结实,大眼睛,说话洪亮。这个班组一共有五个工人师傅,我琢磨着平均年纪都要40多岁,工作分早晚,中班,早班要6点半上班,中班要下午3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今天是早班。

吃过午饭后回到班组,曹师傅打量了我一下只说了这几句话:“要注意安全,上班没啥事,你自己先看几天吧。”我“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下午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车间,车间好大,房顶的梁上挂着“防爆灯”,在昏暗的灯光下能看到浑浊的木屑和粉尘“搅拌”在一起不停翻滚、飞舞,墙角边摆放着一排灭火器,“禁止吸烟”的标志贴在醒目的位置,高高的墙壁上安装了几台正开足马力的排风扇。

反正木材厂不缺木头,车间的两端用木板搭建了四个小木屋,是各班

组的休息室,里面放着长木桌,长靠背椅子,还有一格格的更衣柜,墙上贴有“班组学习园地”,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一黑板,用白色油漆画了一张产量进度表。车间统计员每天会用粉笔填写上班组隔日完成的产量立方数。

车间里有数十台立式锯床,锯齿在马达的带动下飞快地上下旋转,人站在旁边感到点“发毛”,只见两位师傅一人抬一头,把长约4米的木方一头提到锯床上,另一头的师傅站立着用肚皮顶着木方顺势往前推,这一头的师傅赶紧跑到锯床的对面拉着被锯开的木方,随着锯齿发出的尖利声,一块长方形木方就被整条切割下来,工作强度非常之大。

我们班组的落地锯床是全车间最大的,这台设备不仅要有五人操作,还配有一台落地行车。接下来的几天,我认真观察了解了班组工作内容,班组五个人有严格的分工,班长操作锯床,两人负责从定海江边利用牵引绳把一棵棵原木从定海江面拖上来放到落地行车上,行车上有人通过铁质虎钳把原木牢牢夹住,然后行车慢慢行驶到锯齿进行切割,来回一次一片木方就下来了,而行车来回行驶和锯木的过程就是班长手握操纵杆完成的。被“切”下来的木方再发给其他锯床继续分割。